

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

北京出版社

四庫禁燬書叢刊

子部第一八冊目次

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（二）

〔明〕林兆恩撰
明萬曆刻本

.....

林子三教正宗統論三十六冊(二)

〔明〕林兆恩撰

明萬曆刻本

北京大學圖書館藏

林子小序

子壽初覽林子一貫章。茫然也。既而從三教先生受學。乃始知一者。心也。太極也。兩儀四象皆在其中。而天地萬物亦不能外焉。邵康節曰。心爲太極。朱子曰。中間空處是也。周子曰。聖人者。立人極者也。又曰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。立人極。人極也者。心極也。心極旣立。而兩儀自生。兩儀旣生。而四象自著。上天下地。以奠以位。品物萬形。以生以成。是一貫之旨。固如是其微矣。若非曾子其孰能唯之。無惑乎子貢而下而有所未達也。門人木子壽謹識。

三教正宗統論

門人盧文輝校訂

林子

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。與林子談及儒者之學。至一以貫之章。一人曰。以一理貫通萬事。真善發聖人之蘊也。一人曰。凡事憑理做去。真爲學之領要也。林子曰。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。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。二人對曰。有何不可。信如所言。則一貫之道。子能知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之。是又二孔子也。余能唯之。是又一曾子也。卽七十子之賢。未聞以一貫授之者。非聖人之吝教也。穎悟莫如子貢。雖啓之者再矣。而猶未達。何子言之之易。而余唯之之。不難也。二人猶不悟。迺曰。非子之高明。其孰能知之。林子於是呼諸僧而語之。咸曰。得其意矣。復就途人而告之。咸曰。得其意矣。由斯而言之。余亦孔子也。而諸僧及途人。皆曾子也。何春秋之時。得人之難。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。何

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。而七十子乃反不達

也。二人復變其說曰。孔子只言箇一字。而門

人昧之。朱子添箇理字。而萬世唯之。林子曰。

孔子何不添箇理字。使三千之徒。皆得其傳。

萬世而下。皆知其道。豈孔子闡道之秘。不若

朱子歟。抑孔子教人之心。不若朱子歟。二人

默然無以答。林子又曰。曾子之與朱子孰賢。

二人卽曰。朱不如曾。然則忠恕之道。子知之

乎。幸爲我言之。林子三問而三不答。曰。幸無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二

多讓。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。二人乃曰。忠者體也。恕者用也。忠存於中。而恕以推之。所謂無忠。做恕不出也。林子復以此呼諸僧。而語之。咸曰。非我所得。而與知也。復就途人而告之。咸曰。非我所得。而與知也。豈曾子之學。不若朱子。而忠恕之說。不如添箇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。余以朱子之註。不達孔子之心。而吾子之言。又不得朱子之意也。於是二人幡然而悟曰。終身在迷途之中。自以爲得

矣。因聲附和。習而不察者然也。廼今知聖人之道。真非淺學之徒所能測其藩籬也。子真儒者。得聖人之意矣。且聖人之道。非子而孰啓其秘哉。廼固問一貫之旨。林子曰。堯舜之執中也。復問執中之旨。林子曰。老子之得一也。復問得一之旨。林子曰。釋氏之止止也。二人嘆曰。雖未達一貫之旨。而俗學之陋。三教之同。廼今知之矣。廼今知之矣。

有以老子爲邪而非之者。造林子。林子曰。老

主教正宗

林子

三

子之道與儒者異乎。曰。然。然則堯舜之執中。與老子之守中。孔子之一貫。與老子之得一。堯夫之天根月窟。與老子之爲天地根。亦以爲異可乎。其人率爾遂以爲異。林子曰。請問其所以異。其人不能答。反以爲同。林子曰。請問其所以同。其人又不能答。反以爲異。時有談佛者。自謂有得西來之旨。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林子曰。上文云何應住。云何降伏其心。降或如字。或平聲。對曰。當作

平聲。林子曰。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邪。對曰。然。信如所言。則降當作降敵之降。而伏亦當作懾服之服歟。其人默然。

林子一日偶與數人談及心性之學。林子曰。人之所以得於天者。先有性歟。抑先有心歟。或以性先而心後。或以心先而性後。或以心性本無先後。林子曰。諸君所學儒者之道同也。師同也。何其所言而大相倍戾。若是耶。衆咸默然。於是三問。而林子廼言曰。天之所付

主教正宗

林子

四

於人者。只一性而已。獨不觀之書乎。書曰。上帝降衷。厥有恒性。又不觀之中庸乎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性字從生。從心。心由性生也。善言天者。曰天無心也。善言聖人者。曰聖人無心也。堯舜之執中。孔子之一貫。老子之得一。皆所以全其性。以復天地之初也。林子曰。石有性。故兩石相搏而火生。木有性。故兩木相摩而火生。物之有火。猶人之有心也。

林子曰。世人於君臣則思義。而或有不義於父子。則思仁。而或有不仁。於兄弟夫婦朋友。則思序。思別。思信。而或有不序。不別。不信。所謂勉強爲善。猶爲未善也。聖人遇君臣。則卽義而止於義。遇父子。則卽仁而止於仁。遇兄弟夫婦朋友。則卽序卽別卽信。而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。所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也。兆翁問。聖人之所以同天。林子曰。易曰。天行健。天之所以行健者。以北辰之樞也。晝夜不停。而歲功斯成矣。聖人之所以同天者。亦惟執其樞。而吾身之北辰。安其所而不動也。故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堯舜之執中。孔子之一貫。老子之得一。聖人之北辰。居其所矣。聖人亦何言哉。故曰。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羅烈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林子曰。仕以行其道也。所謂其君用之。則安富尊榮。其子弟從之。則孝弟忠信。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。若道不有諸已。而以仕爲通者。何歟。冉求之仕。

魯執與顏子陋巷樂道之爲高。子貢之結駟。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爲貴。故開也不仕。孔子說之。費宰之使孔子賊之。今之教人者。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。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。而速使之仕。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。不亦惑乎。嗚呼。出處之義。不明於世久矣。非有孔孟之道德。而欲歷聘諸國焉。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。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。而人自累科舉也。斯言非歟。林子曰。有其道則科舉不累以累人。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。僧如固問。顛之義。林子曰。顛者顛也。爲時所怪而顛之。堯舜傳賢。當時怪之。是堯舜顛於傳賢也。湯武放伐。當時怪之。是湯武顛於放伐也。時安於名。而去名者爲時所怪。時安於利。而謝利者爲時所怪。然則顛之名亦美乎。曰。亦不美也。亦不惡也。顛於古。則君子羞之。顛於俗。則時人怪之。周有太顛。文王臣之。唐有大顛。昌黎友之。張顛草書。後世宗之。想其

時怪之。故以爲顛。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。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。

林子曰。周易一書。伏羲始之。而文王周公特成之。何爲遽以易繫周。而文王周公之心。必有所不然者。蓋周者。反復之義也。由一陽之復。而臨而泰。至於六陽之乾。由一陰之姤。而遯而否。至於六陰之坤。所謂反復其道也。天之氣下降。而山川出雲。地之氣上騰。而天降時雨。凡夫人之有男有女。物之有雌有雄。莫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七

不皆然。故觀太極之圖。可以明周字之義矣。或者以爲人之男女。物之雌雄。難以言周。林子曰。即其氣之相軋。精之相搏。斯謂之周。所謂細縕摩盪。情相感通也。豈必如天地之輪轉。而後謂之周耶。

林子曰。周易一書。伏羲始之。文王周公成之。孔子終之。所以闡性命之微。明心身之學。凡天地萬物之理。無不悉備。爲萬世豪傑之士而設也。吾嘗謂易之經。始而秦皇以卜筮之

書而獨存之。得以窺聖人之奧也。終而後世因占者之語。而易視之。反不達聖人之心也。林子曰。易者。日月也。日月者。陰陽也。一天一地。一男一女。一雌一雄。夫是之謂日月。夫是之謂陰陽。如此而周之。則能生。故曰生生之謂易。如此而周之。則能變。故曰易者變也。如此而周之。則謂神之不測。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。分則陰陽岐而爲二。交則陰陽合而爲一。一者太極也。易曰。易有太極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八

林子曰。周易者。亦周天之義也。易曰。剛柔相摩。八卦相盪。又曰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又曰。原始要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又曰。變化者。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。晝夜之象也。所謂陰陽迭運。剛柔爲經。天且不違。故曰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其中矣。凡先天圖。後天圖。六十四卦圖。皆以圓而布列之。豈無意哉。周天之義也。夫周易既謂之周氏之易。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歟。且天之氣以圓而運。地之質以方而凝。聖

人者亦惟執天之樞。則吾身之八卦。自相摩盪。而日月運行於其間。是聖人之易一天也。故能陰陽而剛柔之。變化而進退之。春秋在我。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。晦明在我。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。則始終之理備。而死生之說明矣。

黃對問曰。當今之時。以宋儒之註。制科而取士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此立制之善也。宋儒之註。雖不得聖人之大。即其易知而可持循者。亦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九

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。

林子曰。金剛之降伏其心。道德之虛心實腹。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。而坐禪以學佛。運氣以脩道。支離以明儒。三教之名於是乎興矣。

兆居問曰。知者有所愚。而愚者有所知歟。林子曰。愚者豈無一知。可樂於知者。而道之太。雖知者有所不知也。又問曰。賢者有所不肖。而不肖者有所賢歟。林子曰。不肖者豈無一

能可樂於賢者。而道之大。雖賢者亦有所不能也。

林子曰。棄知者之愚。不可以此而遂愚知者也。棄賢者之不肖。不可以此而遂不肖賢者也。用愚者之知。不可以此遂知愚者也。用不肖者之賢。不可以此遂賢不肖者也。

林子曰。知者知之。而愚者之知亦知之。愚者愚之。而知者之愚亦愚之。賢者賢之。而不肖者之賢亦賢之。不肖者不肖之。而賢者之不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

肖亦不肖之。故天下無遺知。而愚者不得而罔之。天下無伏賢。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。此用人之大方。非聖人不能也。

林子曰。愚者詐其知。而復指知者之愚。不肖者詐其賢。而復指賢者之不肖。後之人主。能不為之所惑者希矣。

林子曰。知者之知。知之大也。愚者之知。知之小也。賢者之賢。賢之大也。不肖者之賢。賢之小也。愚者之愚。愚之大也。知者之愚。愚之小

也。不肖者之不肖。不肖之大也。賢者之不肖。不肖之小也。故聖君用知者之知。以及愚者之知。用賢者之賢。以及不肖者之賢。賢君用知者之知。而棄愚者之知。用賢者之賢。而棄不肖者之賢。庸君用愚者之知。而愚知者之知。用不肖者之賢。而不肖賢者之賢。

林子曰。廉者廉之。而貪者必詐其廉。貪詐其廉。故貪者反爲廉矣。貪反爲廉。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。直者直之。而曲者必詐其直。曲詐其直。故曲者反爲直矣。曲反爲直。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。

林子曰。廉者有時而貪。貪而廉也。貪者有時而廉。廉而貪也。直者有時而曲。曲而直也。曲者有時而直。直而曲也。廉而貪者。非爲廉也。以爲貪之地矣。直而曲者。非爲直也。以爲曲之地矣。貪而廉者。勢不得不貪。而廉在其中矣。曲而直者。情不得不曲。而直在其中矣。林有棟問顯親。林子曰。將欲爲古之人而顯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一

上

其親乎。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。今人之顯其親也。則爲公爲卿。而古人之顯其親也。則爲賢爲聖。夫我能爲公爲卿。而顯之於朝也。則必曰公卿之父矣。若我能爲賢爲聖。而顯之於世也。豈不曰聖賢之父哉。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。爲公爲卿乎。有棟曰。敢不佩明訓以修身。思無忝於親者乎。

鄭榮問曰。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。林子曰。苟其志之果堅。意之果誠也。而詬訛之衆。乃吾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二

上

脩身之一助也。故曰士憎茲多口。文王孔子。猶且不免。况後世乎。故我所爲而善也。人苟非之者。過在人也。我所爲而不善也。人苟非之者。過在己也。子曷不反而思之。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。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。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。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。我之學立異於俗。而人非之乎。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。而人非之乎。其將執德之必弘。信道之必篤。不受變於俗。而任其非

之乎。抑將用意之未誠。立志之不堅。欲和同於俗。而求免於非之乎。我苟非也。雖天下是之。而我自以爲非。我苟是也。雖天下非之。而我亦以爲是。鄭榮又問曰。我之所是。而人非之。而人之所非。而我亦非之。如何。林子曰。人之非。非也。而我非之者。亦非也。人之非我。非也。而我非人之非我者。亦非也。

柯維藩問坐禪。林子曰。坐禪者。非禪也。問運氣。林子曰。運氣者。逆氣也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三

上

林子曰。世之學佛者。即坐禪。而問人之學佛者。必曰。能坐禪乎。否也。如此。則磨磚之譏。非乎。世之脩道者。即運氣。而問人之脩道者。必曰。能運氣乎。否也。如此。則鼓脹之徒。是乎。不坐禪。而心自禪。不離這箇。也不運氣。而氣自運。無暴其氣也。

鄭泳問河圖洛書奇偶之數。林子曰。河圖以偶起數。洛書以奇起數。偶則二而八之。奇則三而九之。九虛其中。亦八也。八實其中。亦九

也。堯舜之中。老子之玄牝。吾身之河洛也。田畫九區。蓋取諸奇。圖列八陣。蓋取諸偶。鄭泳又問曰。皇極經世用四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即其中之虛者。而五之。猶言仁義禮智。而信在其中矣。言金木水火。而土在其中矣。林子曰。商湯夏臺。文王姜里。箕子爲奴。周公居東。古之聖賢。何嘗不遭詬訛。而蒙戮辱哉。君子惟盡其在我。爾至於禍變之臨。則亦寵辱不驚而已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四

上

時呼林子爲顛。而諸生不悅。林子曰。當今之世。與春秋之世。何如也。我之道。與仲尼之道。何如也。仲尼之在春秋也。事君盡禮。人以爲諂也。歷聘諸國。人以爲佞也。爲君者諱。人以爲黨也。每事必問。人以爲不知禮也。甚至於削迹伐木。累累喪家之狗之譏。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訛者。亦至矣。況余不逮仲尼。世不及春秋。而以我爲顛。不亦宜乎。不亦宜乎。林子曰。三代以上。三教之道。出于三代以

下。三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。民可使由之之道也。道德周易。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。夫可使由者。則索隱之徒。遂鄙夷之。不可使知者。則支離之徒。遂荒唐之。

吳三樂問曰。予夏篤信聖人。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。林子曰。甚矣執攝心之難也。甚矣哉。攝心之難也。

林子曰。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。有權存焉。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。有道存焉。故少正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五

士

卯。春秋之聞人也。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。老子。古之聖人也。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。

又有非老子者。林子舉五千言之首章。道可道。句以問之。其人不能答。又舉無名天地之始。句以問之。其人不能答。於是知世之非老子者。皆未知老子之道也。

周如絲問老子之無爲。林子曰。得其一而萬事畢。老子之無爲也。

林子曰。求也爲季氏宰。而賦粟倍他日。豈聖

人之教有未至歟

林子曰。孟子曰。以至仁伐至不仁。何其血之流杵也。下章又曰。無畏寧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百姓亦惟若崩厥角而已。何爲前徒而倒戈也。況革車特三百兩。而虎賁特三千人乎。故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

林子曰。大學曰。在止於至善。說者謂明德新民所當止者。即至善之所在也。此以其在外言之。下文曰。定靜安慮。似不在外也。若知明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六

士

德新民所當止者。不過想像之知也。安能定靜而安慮邪。愚謂止至善者。即易之艮其止。止其所也。書之安汝止。欽厥止也。釋氏之止。止勿說也。且以明德言之。文王猶望道未見也。以新民言之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況天下後世。不及堯舜。文王遠甚。安能知其至善之所在耶。

黃棣問病之所由生。林子曰。其氣逆也。問氣之所由逆。林子曰。其神馳也。神定而氣自順。

氣順而病自除矣

林子曰。良其背不復其身。所謂內不見已也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所謂外不見人也。

林子曰。世之詭譎者。即謂其得老子之術。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。固字訓義與故不同。若固作故。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。謂之老子之術可也。且盈而必缺。中而必易。寒往而暑。晝往而夜。天道之常也。吾嘗即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。將欲缺之。必固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七

盈之。將欲易之。必固中之。將欲暑之。必固寒之。將欲夜之。必固晝之。謂天之有術可乎。萬物之生而死。榮而悴。成而毀。亦天道也。天何心哉。至於柔勝剛。弱勝強。貴以賤爲本。高以下爲基等數語。亦惟推物理之自然爾。由是觀之。則世之非老子者。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。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。以固作故。不亦重可嘆乎。

林子曰。人之所貴非我也。我之所貴非人也。

非我。則貴不在我。我不得而有之。非人。則貴不在人。人不得而奪之。人不得而奪。則可以處榮。可以處辱。榮辱不在我也。我不得而有。則人得而榮之。人得而辱之。榮辱不在人也。黃似問曰。貴賤得而一乎。林子曰。因人之所貴而貴之。未嘗有貴之之心也。因人之所賤而賤之。未嘗有賤之之心也。

兆誥問曰。死生得而齊乎。林子曰。如此而生。未嘗以生爲心也。如此而死。未嘗以死爲心也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六

也

林子曰。我無善而名譽流者。非身之福也。我無惡而詬訛興者。非身之災也。

林子曰。矜名以爲高者。因名而喪其志也。溺利以爲榮者。因利而喪其志也。

林子曰。工文章者。謂道德爲迂。有道德者。謂文章爲技。迂者不文而文。技者文而不文。星辰昭布。天無心也。天之文也。草木敷榮。地無心也。地之文也。典謨訓誥。聖人無心也。聖人

之文也

林子曰。世有處山林之中。以抗巢許之迹者。亦有居廟廊之上。以振周召之勲者。然欲爲巢許。即能爲巢許。志在已也。欲爲周召。不能爲周召。權在人。也。况無周召之志。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。

羅烈問曰。先生之學。何其易簡。何其平正。而外人以爲怪。以爲顛者何也。林子曰。君子爲已。不求人知。人之不知我者。由我之不爲人

三教正宗

林子

九

所知也。我之道。如其怪也。如其顛也。而人怪之。顛之。寧無羞乎。非其怪也。非其顛也。而人怪之。顛之。吾何愧焉。

吳雲龍問。一陽來復。而天氣之寒。甚於積陰之候。一陰來歸。而天氣之暑。甚於積陽之候。者何也。林子曰。一陽來復。迫陰氣以上升。故寒。至於三陽之泰。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。一陰來歸。迫陽氣以上升。故暑。至於三陰之否。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。故復姤爲陰陽之始。

而否泰爲陰陽之中

時有造林子者。自謂上而天文。下而地理。而人物。皆已達其微。而會其要矣。又盛言孔子之所以是。而老子之所以非者。林子曰。老子之道。果非乎。曰。然。林子舉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。句以問之。其人不能答。良久曰。所言之理。令人不能解。豈大中至正之道哉。林子又舉天之所以能運轉者何如。而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何如。以問之。其人又不能答。林子曰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十

造化之理。令人不能解。亦豈大中至正之道哉。其人出。林子嘆曰。不知天地之理。安識聖人之道邪。

林子曰。黃帝鼎湖。非今之所謂道歟。何其歷帝而五之。於是知三教之名。三代以上未之有也。

林子曰。天不言。而所以立天之極。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。聖人不言。而所以立身之極。則四時之合序。萬物之皆

備者在是矣

林子曰。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。易簡盡之矣。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。易簡盡之矣。

兆詰問曰。康節曰。太玄見天地之心。敢問何說也。林子曰。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。易用八而虛其中。中之虛者。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。太玄用九而實其中。中之實者。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。虛者虛之而未嘗虛。實者實之而未嘗實。天地之心也。

兆居問曰。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。林子曰。堯舜之執中。孔子之一貫。亦一言也。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。

兆瓊問曰。儒者不言玄。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名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舜之德曰玄德。則唐虞之帝。曷嘗諱言玄也。

黃大本曰。道不以貴而榮。而諸生之貴者忘

其貴矣。道不以年而尊。而諸生之長者忘其年矣。

林有棟問曰。老子曰。下士聞道大笑之。何也。林子曰。道喪久矣。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。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。若不能動而行之。而有無於存亡之間。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。

昔日之友數人。願從林子而師事之。林子曰。友可以爲師乎。數人曰。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。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。林子固謝之。

數人曰。黃州非先生之友乎。而先生與之者何也。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。不得已而諾之。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。黃州曰。師者事也。事先生之禮不至。傳先生之道不習。則亦非先生之徒也。數人咸曰。事先生之禮。敢不至乎。傳先生之道。敢不習乎。

林子曰。坐禪以學佛。運氣以脩道。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。然亦能忍嗜欲。絕聲利。其於孳孳爲名而爲利者。亦大不侔矣。

林子曰。後世之儒者。壞於支離之習。亦甚矣。苟有返本還原之道。驟以語之。未有不驚且駭也。投人夜光。誰不按劍。則余之所言。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劍也哉。

林子曰。君子爲道不爲名。小人爲名不爲道。苟爲道也。天下非之而不顧。苟爲名也。一夫言之而遂阻。

陳所聞曰。道可得而悟乎。林子曰。道可聞而不可悟。論語曰。朝聞道又曰。可以語上。又曰。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圭

士

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。蓋授者語之。而受者聞之。既聞之後。則天下之物理。斯可悟而知矣。若道可得而自悟。則堯舜何不令舜禹自悟。而必以執中授之邪。孔子何不令曾子自悟。而必以一貫傳之邪。

林子曰。分庭抗禮。諸侯不得而友也。足加帝腹。天子不得而臣也。雖云士之自重。亦在上之忘勢。有以成之也。

林有棟問老子之無爲。林子曰。行其所無事。

也。以脩身言之。不亂其神也。以處事言之。不鑿其智也。

林子曰。苟可以仕。謂我爲任可也。苟可以處。謂我爲偏可也。孟子曰。歸潔其身而已矣。

吳雲龍問曰。學道之人。必謝時事而後可歟。林子曰。其在上也。堯舜之萬幾。文王之日昃。周公之吐握。其在下也。大舜之歷山。伊尹之有莘。傳說之傳巖。亦何嘗謝時事而無爲哉。林子曰。聖人無心而有心。有心而無心也。無

三教正宗

林子

圭

士

爲而有爲。有爲而無爲也。

兆復問曰。老子無爲乎。林子曰。老子曰。慎終如始。則無敗事。又曰。兵者不祥之器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使老子居周公之位。而所以行政治民者。亦周公之道也。

兆瓊問曰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兩精相搏。而神應之。兩精者。陰陽之精也。其間有不可得而擬議之者。神在其中矣。神者。火也。石相搏而火自生。至於萬物而兩之。